

## 電影與文學教學

胡偉文

《中國文學課程指引（中六）》第一章「課程取向」提到本科的功能是：

學生通過作品的語言文字與藝術形式，獲得美的享受，從而提高審美能力與藝術鑒賞能力。

從功利角度看，提高學生的「審美能力與藝術鑒賞能力」正是文學科教師的首要工作，因為本科考試佔分最重的卷一和卷二都跟上述能力有關。卷二「文學賞析」毋庸贅言，就算卷一「文學創作」也以此為基礎。那麼，怎樣才算具備了以上能力呢？光靠強記在指定篇章中學到的鑒賞方法絕不足夠（卷二設題不再囿於指定篇章可證），學生還須觸類旁通，靈活運用。換句話說，教師要想辦法刺激他們的鑒賞觸覺。

就個人經驗來說，利用其他藝術形式激活學生的觸覺是可行的方法。況且美感經驗是超越形式的，借助其他藝術形式又可以豐富學生的美感享受，符合本科精神。而眾多藝術形式中，以電影最為合用。一般來說，電影的故事性強，節奏明快，又有鮮明的影像、聲音效果，對觀眾的刺激特別強烈，無論是用來誘發學生的鑒賞觸覺，還是鞏固所學，甚至課外閱讀、練筆創作，都是最好不過的。以下是一些借用電影教授文學的零碎經驗，只望「誦所得以正于君子」。

在文學作品中，「象徵」是常見的手法。用得較簡單的如《涉江》所述溱浦的深林霰雪、《逍遙遊》的神人，較複雜的如《蒹葭》、《古城》。甚至《等你，在雨中》也可以有深層意義，不必

只視為愛情小品。這是文學的多義性，也是文學欣賞的樂趣所在。黑澤明的《夢》是引導學生認識「象徵」手法的上好教材。這個片子由八段小故事組成，主題環繞著戰爭、人性、人與自然的關係各方面。其中《雨中陽光》和《水車村》兩個一頭一尾，互相呼應的故事，主題同為人與自然關係的探討，但手法迥異。前者「隱」，通過小孩子在樹林窺視狐狸結婚的意象，暗示破壞自然的後果。後者「顯」，較多直接的說理，借水車村內一位老人家的說話抨擊科技文明對自然戕害。通過電影強烈的藝術效果，更能激起學生的聯想，有助他們掌握象徵手法的特點，到欣賞上述篇章或前、後《赤壁賦》時，鑒賞觸覺就更敏銳，體味更深。

《夢》也許艱澀一點，但大受年青人歡迎的韓片《我的野蠻女友》就通俗易懂得多了。這片子以誇張的手法寫出男女主角對愛情的執著。其中「相親」一場是全戲的靈魂，拍得極具神采，最能抓住觀眾的情緒。這場戲原有一小節刪去的片段（男主角苦勸女主角不要再使性子），收錄在電影光碟的附加部分內。究竟應否刪去這個片段呢？教師可以利用上述兩個長短不同的版本，就這問題設計許多教學活動，讓學生了解如何抓緊主題，篩選素材。

學生程度較高的話，不妨給他們看看《男人四十》開頭的一場戲。鏡頭下，張學友和林嘉欣交替出現，繼以張學友的聲音、林嘉欣的素描穿插其間，最後藉其他鬧哄哄的學生映襯鋪墊，虛實互見。這場戲固然透露了張、林二人的關係，作為伏筆開展以後的情節。同時，描寫人物常用的烘托手法，也在文字以外的藝術形式中，形象地呈現在學生眼前。文學課程中的《荊軻傳》亦有相類的表現手法。文中記下兩次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的場面：第一次雄豪——已而相泣，旁若無人；第二次悲壯——士皆垂淚涕泣。兩個場面都以群眾陪襯，盡顯二人氣概與交情，亦為後來情節埋下伏筆。先解讀電影片段，再要求學生將《荊軻傳》的文字轉化為影像，兩兩參照，效果甚為明顯。

假如時間許可，能夠看完整套電影，可以配合的教學設計就更活潑多樣。例如看過《危險人物》、《鬼眼》，對情節鋪排、首尾呼應等技巧一定有更深的領會。特別是《鬼眼》這片子，以小演員的陰陽眼作為紐帶，連結人、鬼兩條發展線索，跟《藥》以人血饅頭揉合明暗兩線有異曲同工之妙。當然，我們不必規限在課堂上完成這些活動，改為習作或另一種形式的課外閱讀也未嘗不可。事實上，現存的文學電影為數不少，像《荊軻傳》《棋王》、《半生緣》、《芙蓉鎮》、《紅高粱》等都改編成電影。教師可以要求學生閱讀這些作品時，一併觀看電影版本，再比較二者內容、手法的異同。作為延伸活動也好，課外閱讀的評核也好，比起單純閱讀文字材料，學生的興趣和得益都較大。

文藝寫作是新課程的重點，借助電影訓練片段寫作至為合適。例如《棋王》中梁家輝在火車上吃飯一幕，《阿飛正傳》最後幾分鐘梁朝偉的獨腳戲等等，都是氣氛營造、人物描寫的上佳示範，最宜以文字臨摹。這些精雕細琢的電影片段內容十分廣泛，有風光景物的，有人物動態的，亦有情緒變化的，全是觀察、練筆的好材料，切勿輕輕放過。

上面拉雜的談了一些個人粗淺的經驗，沒有甚麼堅實的理論基礎，而且也不一定只有電影才可以提供教材，其他視像媒介諸如宣傳短片、廣告等亦可借用。總之，就是希望利用文字以外的形式，激活學生的藝術觸覺，好讓他們日後鑒賞、寫作都能得心應手。

### 作者簡介

胡偉文先生，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士。現為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教師，並任香港考試及評核局香港高級程度會考中六中國文學科科目委員會委員。